

蘇軾詞「不應有恨何事」、「小喬初嫁」及「多情應笑」試析

何文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南宋胡仔(音「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云：

苕溪漁隱曰：「……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¹

胡仔除對蘇軾詞推崇備至外，還置赤壁詞及中秋詞於首。可見胡仔是以此二詞為蘇軾代表作。同書〈前集〉卷五十九云：

苕溪漁隱曰：「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²

〈後集〉卷三十九云：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³

推介二詞，可謂不遺餘力。

以赤壁詞和中秋詞作為東坡詞的代表作，看來是沒爭議的。但偏偏後世為這兩首詞所作出的分句都出現了問題。如果不釐清這些問題，我們去理解和欣賞這兩首詞時便會遭遇障礙。

1 《苕溪漁隱叢話》(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後集〉，頁192-93。

2 同上注，〈前集〉，頁411。

3 同上注，〈後集〉，頁321。



我在幾年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論及〈念奴嬌〉赤壁詞的分句。⁴ 這首詞的分句問題在下片的「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文章的結論是前者的分句應是「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後者則是「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推斷的方法主要從語意和語法兩個角度看，而不單是從格律的角度看。這點下文將再作討論。〈水調歌頭〉中秋詞的分句似乎還未有詳細論及者，所以我們先看看中秋詞的「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的分句。

中秋詞

把整首蘇軾〈水調歌頭〉中秋詞分句的，坊間所存載籍，最早見於明朝荊聚校刊本《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該書所選詞作都經圈點，《後集·卷上》載〈水調歌頭·中秋〉，錄之如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⁵

清初，《詞律》和《詞譜》都為中秋詞分句。萬樹《詞律》成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卷十四載〈水調歌頭〉中秋詞，錄之如下：

明月幾時有（句）把酒問青天（韻）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叶）我欲乘風歸去（句）又恐瓊樓玉宇（句）高處不勝寒（叶）起舞弄清影（句）何似在人間（叶）轉朱閣低綺戶（句）照無眠（叶）不應有恨何事常〔按：原文如是〕向別時圓（叶）人有悲歡離合（句）月有陰晴圓缺（句）此事古難全（叶）但願人長久（句）千里共嬋娟（叶）⁶

《詞律》於「轉朱閣」六字不分句，但無論如何，語氣在第三字後停頓，這是無可置疑的。至於「不知」十一字和「不應」十一字，《詞律》也不分句，這在格律上應當是說得通的。萬樹在詞後注云：

⁴ 何文匯：〈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格律異文及異義試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第五期（1996年），頁215-38；收入何文匯：《詩詞四論》（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年），頁103-35。

⁵ 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本集，頁56。本集扉葉署「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州葉氏藏明本」，〈後集〉卷下原署「安肅荊聚校刊」。

⁶ 萬樹：《詞律》（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頁696-97。

「不知」至「何年」十一字，語氣一貫。有于四字一頓者，有于六字一頓者，平仄亦稍有不同。但隨筆致所至，不必拘定。⁷

萬樹之言，並無助於解決這裏「不應」十一字當作六、五句法還是四、七句法這問題。杜文瀾在校本中說：「按王氏校本，『轉朱閣』句作『轉珠簾』，又『不應有恨』句『應』作『因』，可從。」⁸ 至於異文是否可從，這是別論。看杜文瀾的語氣，是在「不應有恨」後停頓。這是杜氏之意，卻未必是萬樹之意。至於萬樹何意，則不得而知了。

王奕清等《詞譜》成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卷二十三載中秋詞，錄之如下：

明月幾時有(句) 把酒問青天(平韻) 不知天上宮闕(句) 今夕是何年(韻) 我欲乘風歸去(仄韻) 又恐瓊樓玉宇(韻) 高處不勝寒(平韻) 起舞弄清影(句) 何事〔按：原文如是〕在人間(韻) 轉朱閣(句) 低綺戶(句) 照無眠(韻) 不應有恨(句) 何事常〔按：原文如是〕向別時圓(韻) 人有悲歡離合(換仄韻) 月有陰晴圓缺(韻) 此事古難全(平韻) 但願人長久(句) 千里共嬋娟(韻)⁹

《詞譜》很明顯地在「恨」字後斷句，與明本《草堂詩餘》標點本的斷句不同。後世坊本載此詞，「不應」十一字都作四、七句法，如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¹⁰、唐圭璋《全宋詞》¹¹等。明本《草堂詩餘》的標點，似乎沒有坊本跟從。「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語法並無問題，但語意則恐有問題。下面討論一下。

讓我們先看看「不應」這兩句的出處。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七古第九、十句云：「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¹² 司馬光《續詩話》云：「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為奇絕無對。曼卿〔按：即石延年，是蘇東坡師執〕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為勍敵。」¹³ 東坡句意本此。

現在為下片首數句作一個語體繙譯。如果斷句是「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的話，語體繙譯便是：

⁷ 同上注，頁697。

⁸ 同上注。

⁹ 王奕清：《詞譜》，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內府刻本(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79年)，卷二十三，頁30b。

¹⁰ 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香港：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108。

¹¹ 唐圭璋：《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80。

¹² 《全唐詩》，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敕編本(臺北：復興書局影印，1967年)，第六函，第七冊，總頁2327。

¹³ 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總頁165。

[明月]轉過朱閣，低移至綺戶，照向這睡不著[的人]。[明月]不應該怨恨甚麼事吧[「有」是詞頭，不用繙譯]？它總是待我們分別時才圓。

如果斷句是「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的話，語體繙譯便是：

[明月]轉過朱閣，低移至綺戶，照向這睡不著[的人]。[明月]不應該有恨，到底甚麼事總是待我們分別時才圓？

仔細地看，「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便有邏輯問題，因為作者既然說明月不應有恨，那就等於說明月不應有缺。但下一句卻肯定了月有圓缺。月圓月缺是天然現象，本無應該與不應該之理。同樣地，月究竟應該與不應該有恨也不是凡塵中人可以妄加評斷的事。所以「不應有恨」一語，語法雖毫無問題，語意卻有問題。相反地，「不應有恨何事」便婉轉得多，因為這句用的是設問語氣，並沒有武斷地說月亮不應該有恨。下片的主要理路大抵是這樣：人有悲歡離合，於是有所怨恨。月有陰晴圓缺，這表示月也有所怨恨。但月不該怨恨甚麼事吧(比如說，月沒有悲歡離合)。它更要戲弄我們兄弟兩人，待我們分隔兩地時才圓。

石延年的「月如無恨月長圓」是從月的不長圓(不圓即是消瘦)去推測月其實是有恨的，運意非常婉轉。如果蘇軾用「不應有恨」反其意，卻又不能用自然現象去支持月亮「不應有恨」的說法，那麼「何事長向別時圓」便與「不應有恨」相矛盾，這兩句便是敗筆了。

蘇軾〈三部樂·情景〉上片云：

美人如月，乍見掩暮雲，更增妍絕。算應無恨，安用陰晴圓缺。嬌甚空只成愁，待下牀又懶，未語先咽。數日不來，落盡一庭紅葉。¹⁴

其中「算應無恨，安用陰晴圓缺」的語體繙譯是：「料想[月]如果無恨，用不著有陰晴圓缺。」換句話說，蘇軾是贊同石延年的「月有恨」說的。這更能證明「不應有恨」的斷句有問題。「不應有恨何事」既不武斷，亦無邏輯問題。因為它並不否認月亮有恨，只不過作者想來想去，也不知究竟何事使月亮怨恨而已。一個「何」字，效果便妥帖不少。既然「不應有恨何事」不否定月亮有恨的可能性，也就是不否定月可以有圓缺，那麼「長向別時圓」便有著落，不會與上句相矛盾了。

那麼「不應有恨何事」有所本沒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唐劉禹錫〈三閣辭〉四首其一云：「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卻成愁。」¹⁵這裏的「不應

¹⁴ 《全宋詞》，頁298。

¹⁵ 《全唐詩》，第六函，第三冊，總頁2167。

有恨事」指的是貴人哪會有恨事，使她無心情梳頭？她之所以日晏未梳頭，只不過因為嬌寵太過，心靈脆弱，易生愁緒而已。這「不應有恨事」是肯定的，但在詩中並無造成意義上的矛盾。因為「嬌甚卻成愁」是作者觀察所得，所以知道貴人只是「成愁」，不是「有恨」。蘇軾用了劉禹錫句，加一「何」字（使「有」字成為詞頭），也同時消解了跟下句的矛盾問題。

我們何以推測蘇軾的「不應有恨何事」本自劉禹錫的〈三閨辭〉呢？原來蘇軾蘇轍兄弟都愛劉禹錫詩。蘇軾〈歸朝歡〉云：「君才如夢得，武陵更在西南極。竹枝詞，莫搖新唱，誰謂古今隔。」¹⁶可見推崇之意。上引蘇軾〈三部樂〉的「嬌甚空只成愁」正是變化〈三閨辭〉的「嬌甚卻成愁」而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云：

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隱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三閨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概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¹⁷

又云：

《呂氏童蒙訓》云：「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¹⁸

〈前集〉卷四十二云：

《後山詩話》云：「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¹⁹

¹⁶ 《全宋詞》，頁282。

¹⁷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頁134-35。黃庭堅〈跋劉夢得《竹枝歌》〉、〈跋劉夢得《淮陰行》〉及〈跋劉夢得《三閨辭》〉原文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二十六，頁292。《樂府詩集·清商曲辭·吳聲歌曲·三閨詞》：「〈三閨詞〉，劉禹錫所作，吳聲曲也。《南史》曰：『陳後主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閨。……後主自居臨春閨，張貴妃居結綺閨，龔孔貴嬪居望仙閨，並復道交相往來。』」（《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據汲古閣本校刊〕，卷四十七，頁3a）山谷所謂配〈黍離〉、鑑存亡即指此。

¹⁸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頁135。

¹⁹ 同上注，〈前集〉，頁285。

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七亦引《後山詩話》此語。²⁰ 因此，蘇軾在〈水調歌頭〉中用劉禹錫〈三閩辭〉「不應有恨事」之語，合石曼卿「月如無恨月長圓」之意而變化之，是極有可能的。

詞性方面，「有恨」是動+名；「有恨事」是動+形+名，「恨事」是名詞短語；「有恨何事」是助+動+代+名，「何事」是名詞短語。「有恨何事」的結構有似「有懷子由」、「有懷錢塘」，「有」字是一個無特別意義的詞頭，只可當助詞看待。

從格律上看，則有一個不算太有力的證據，只可以作參考用。按《全宋詞》載蘇軾〈水調歌頭〉詞共四首，除中秋詞外，其餘三首上片第三、四句（《詞律》則認為是第三句共十一字）和下片換頭後的兩句的分句是一致的。「落日繡簾捲」上片第三、四句云：「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溼青紅。」下片換頭後云：「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²¹ 俱四、七句法；「安石在東海」上片第三、四句云：「中年親友難別，絲竹緩離愁。」下片換頭後云：「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²² 俱六、五句法；「昵呢兒女語」上片第三、四句云：「恩怨（平聲）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下片換頭後云：「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²³ 俱六、五句法。中秋詞上片第三、四句云：「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這分句古今並無異議。如果下片換頭後的分句是「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則四詞上下片分句都對稱，未知東坡對此是否有這樣的執著。

赤壁詞²⁴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關於格律、異文的問題更多，我前已有論文詳為分析。格律包括了分句。赤壁詞分句的最大問題，莫過於「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這兩條。因為前已有論文分析過，是以這裏只作重點介紹和補充。

²⁰ 魏慶之：《詩人玉屑》（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389。

²¹ 《全宋詞》，頁279。

²² 同上注。

²³ 同上注，頁280。

²⁴ 張舜民《畫墁集》卷八：「壬戌，早次黃州，見知州大夫楊寀、通判承議孟震、團練副使蘇軾，會於子瞻所居，晚食於子瞻東坡雪堂。子瞻坐詩獄，謫此已數年。黃之士人出錢，於州之城東隅地築磯，乃周瑜敗曹操之所。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黃崗，地形高下。公府居民極於蕭條，知州廳事敝陋，大不勝（平聲）處（上聲）。國朝王禹偁嘗謫此。」（上海：進步書局〔影印刊本〕，無出版日期，卷八，頁1a）按黃州赤壁非曹軍與東吳戰處，南宋以還咸謂東坡非不知，第文家即景寄情耳。今觀張芸叟訪東坡時所言，亦以黃州赤壁為周瑜敗曹軍處，則東坡亦以為是者，是真不知也。

首先，「小喬初嫁」和「小喬初嫁了」語法都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兩者的語意有沒有差異。其實差異是有的。因為「嫁了」和「婚嫁了」在唐宋時期指的是子女的婚事完畢，因此，「嫁了」還有「嫁出」的意思。舉例有：「又從風疾來，女嫁男婚了。胸中一無事，浩氣凝襟抱。」(白居易〈逸老〉五古)「他年婚嫁了，終老此江頭。」(姚合〈別杭州〉五絕)「待我休官了婚嫁，桃源洞裏覓仙兄。」(張仲方〈贈毛先翁〉雜言)「悵念老子平生，粗令婚嫁了，超然閑適。」(李綱〈念奴嬌〉)以及「幸儻。婚嫁了，雙雛藍袖，拜舞稱觴。」(曹彥約〈滿庭芳·壽妻〉)²⁵

蘇軾詞「小喬初嫁」指小喬初嫁給周瑜。如果連下「了」字讀作「小喬初嫁了」，雖然語法甚妥，但指的便是「小喬剛嫁出」，也就是說周瑜嫁出小喬，這便於理不合了。其實在赤壁詞中，「了」字應當視作一個領字(雖然這處不一定要用領字)，「了雄姿英發」首三字的詞性就和「漸素秋向晚」(歐陽修〈清商怨〉)、「最玉樓先曉」(晏幾道〈清商怨〉)、「乍湖光清淺」(仲殊〈念奴嬌〉)、「漸霜風淒慘」(柳永〈八聲甘州〉)、「正故國晚秋」(王安石〈桂枝香〉)、「漸月華收練」(蘇軾〈沁園春〉)、「正單衣試酒」(周邦彥〈六醜〉)²⁶首三字的詞性一模一樣，都是副詞在名詞短語之前。宋詞的副詞領字多用去聲而較少用上聲，不過「漸」字在《廣韻》屬「慈染切」，和「了」字一樣，都是濁聲母上聲字，²⁷「漸」字亦是常見的領字。「了」字作「了然」、「全然」解，作為領字，非常恰當。

〈念奴嬌〉換頭第二、三句共九字，周邦彥以前諸家都作上四下五，其後便有上五下四斷句法。²⁸這現象說明了不論上四下五還是上五下四，都是可歌的。所以「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是從語意中求得，並非謂〈念奴嬌〉此處必作上四下五而不能作上五下四。萬樹云：

更謂「小喬」句必宜四字，截「了」字屬下乃合。則宋人此處用上五下四者尤多，不可枚舉，豈可謂之不合乎？²⁹

萬樹此言，主要出於誤解。他針對的顯然是清初朱彝尊在《詞綜》中的話。朱氏《詞綜》卷六云：

至於「小喬初嫁」，宜句絕，「了」字屬下句乃合。³⁰

²⁵ 何文匯：《詩詞四論》，頁120。

²⁶ 同上注，頁123-24。

²⁷ 同上注，頁124。

²⁸ 同上注，頁124-26。

²⁹ 《詞律》，卷十六，頁772-73。

³⁰ 朱彝尊：《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18。

朱氏當然不是指格律上應如此，他當是看出「初嫁了」的問題，才有此言。可惜朱氏未能指出「了」字屬下句的領字功能。而唐宋以後，大抵「嫁了」作為「嫁出」的意思已相當模糊，而「嫁了」又那麼順口，一般人實在很難領略朱氏的深意。是以張宗楠《詞林紀事》便說：「此正如村學究說書，不顧上下語意聯絡，可一噴飯也。」³¹張氏不審文理，才會發此偏頗之言，對朱彝尊實欠公允。

南宋張孝祥有〈水調歌頭·和龐佑父〉，用的是別體，下片云：

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未解，勳業故優游。赤壁磯頭落照，肥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³²

此詞下片屢用東坡句，其中「小喬初嫁」，即小喬初嫁與周郎之謂，正合赤壁詞用法。康熙《詞譜》卷二十八載赤壁詞，下片第二句作「小喬初嫁了」；³³卷二十三載張孝祥〈水調歌頭〉，下片卻不能不作「小喬初嫁」。³⁴隨讀隨分之習，可見一斑。

至於「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的分句，本來是沒有問題的，荊聚本《草堂詩餘》和萬樹《詞律》都作「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詞譜》乃作「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³⁵

在此之前，朱彝尊《詞綜》卷六載赤壁詞，自注云：

又「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作「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益非。今從《容齋隨筆》〔按：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八〕所載黃魯直手書本更正。³⁶

《詞綜》原來並無標點，³⁷故不知何處斷句。然而萬樹卻云：

《詞綜》云本係「多情應是」一句「笑我生華髮」一句，世作「多情應笑我」，益非。愚謂此說亦不必。此九字一氣，即作上五下四，亦無不可。金谷云：「九重頻念此，衰衣華髮。」竹坡云：「白頭應記得，樽前傾蓋。」亦無礙于音律。蓋歌喉于此滾下，非住拍處，在所不拘也。³⁸

³¹ 張宗楠：《詞林紀事》（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卷五，頁142。

³² 《全宋詞》，頁1688。

³³ 《詞譜》，卷二十八，頁8b。

³⁴ 同上注，卷二十三，頁32b。

³⁵ 《增修箋註妙選群英草堂詩餘》，頁66；《詞律》，頁772；《詞譜》，卷二十八，頁8b。

³⁶ 《詞綜》，頁118。

³⁷ 《四部備要》本《詞綜》（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並無標點；《四庫全書》本《詞綜》（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亦無標點。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詞綜》縮影本之〈出版說明〉云：「我們將經過汪森增補修訂的最早本子——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裘杼〔杼〕樓刊本加以斷句，影印出版。」可見原書並無標點。

³⁸ 《詞律》，頁772。

萬樹此語亦大有問題。其一，《詞綜》原無標點，《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條引向巨源謂元不伐家有黃庭堅所書東坡〈念奴嬌〉，其中「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作「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³⁹朱彝尊《詞綜》因據此改坊本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是四、五句法無疑，但「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是四、五還是五、四，卻看不出來。萬樹強謂《詞綜》以「多情應笑我」為益非，實則《詞綜》是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益非。但從萬樹此語看來，「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這斷句法在清初（即萬樹之世）已有，並不始於《詞譜》。其二，萬氏一方面在譜中以「多情應笑」斷句，另一方面則謂上五下四，亦無不可，這樣做就很含混了。究竟他的意思是「多情應笑」或「多情應笑我」都可以，還是縱談格律上該處四、五皆可呢？可以肯定地說，該處上四下五一定是正格，北宋人絕不作上五下四，南宋填〈念奴嬌〉者，除非疏於格律，否則不該有甚麼理由會用上五下四。事實上，真正用上五下四的例子，目前還未找到。〈念奴嬌〉上片「亂石」至「千堆雪」位置的十三字一定是四、四、五句式，這點南北宋都應無例外，所以下片「故國」至「生華髮」位置的十三字用四、四、五句式，便得到對稱的效果。下片該處作四、五、四當然可歌，恐怕只因停頓不同，突兀一點罷了。這到底是小問題。但是，如果萬氏認為赤壁詞的「多情應笑」也可讀作「多情應笑我」，問題就大了。因為「故國神遊」和「多情應笑」是對偶，上片「亂石穿空」和「驚濤拍岸」也是對偶，這正是東坡刻意而為的。黃山谷手書東坡詞，寫成「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作「多情應笑」或「多情應是」，都無害與「故國神遊」對偶，但「多情應是」意未斷，須連接本來不在對偶之內的下句方能成義，不及「多情應笑」意義完整，但「多情應是」卻是上四下五的最好證明。「多情應笑」即「多情如此，直應（讓人）哂笑」，意義甚佳。如果讀作「多情應笑我」，東坡經營的對偶便遭破壞，與上片的對偶失去呼應，這豈不是厚誣古人？

嚴格來說，謂「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是上四下五句法也是有點問題的。原因是「多情應笑」是「故國神遊」的下聯，所以並不應該視為「多情」九字的上四。本文旨在澄清該九字的句讀問題，為了方便討論，所以不得不從俗。

萬樹所指的金谷詞，即南宋石孝友（石有《金谷遺音》）的〈念奴嬌〉。萬樹於「此」字後斷句，實屬不當。茲引石孝友〈念奴嬌·上洪帥王子道生辰正月十六日用東坡韻〉全詞如下：

半千寶運，瑞清朝、誕育人間英物。暖律吹灰春到也，遲日光騰東壁。婺女雙溪，沈郎八詠，輝映皆冰雪。儲精毓秀，幾年有、一個人傑。須信和氣隨

³⁹ 洪邁：《容齋續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317。

人，粉梅欺黛柳，嬌春爭發。翠幕重重稱壽處，蓮炬蕙煙明滅。鼎席猶虛，九重頻念，此袞衣華髮。明年今夜，鳳池應醉花月。⁴⁰

此處「鼎席猶虛，九重頻念」是對偶，「此袞衣華髮」即「這袞衣華髮的人」。「鼎席」指宰相之位，「九重」乃天子之稱，對偶相當穩妥，又與上片「婺女雙溪，沈郎八詠」對偶相呼應，我們豈能以「此」字屬上句，而破壞對偶呢？故萬樹之言甚誤。石孝友另四首〈念奴嬌〉於該等處都作對偶，計為：「鸞鑑分飛，夢雲零亂」、「欲語情酸，臨歧步懶」；「北海尊疊，西園游宴」、「太一舟輕，芙蓉城鎖」；「蓬葉香浮，桂華光放」、「太白詩魂，玉川風腋」；「筮水呈祥，夢熊叶慶」、「瀑布泉清，爐峰氣秀」。⁴¹四首〈念奴嬌〉，該等處全用對偶。萬紅友不審文意，未免要誤導後學。

至於周紫芝〈酌江月·送路使君〉下闕的「南雁歸時，白頭應記，得尊前傾蓋」，⁴²意即期望路使君歸來時，大家記住，要能相對痛飲。「記」已有「記得」之意，不一定要把「得」字移往上句才有義。「記得」是「記取舊事」，單用「記」字，有「識之使不忘」之意，「得尊前傾蓋」是將來的事，並非舊事，是以單用「記」字，更覺靈活。周紫芝時〈念奴嬌〉原譜大抵已不存。正因如此，填詞者便只有仿效前人句讀，竹坡之前之名家於該處無作四、五、四句法者，所以看不出竹坡為何要乖離成法。筆者認為周詞下片該數句與上片「白雪歌成，莫愁去後，往事空千載」⁴³該是對應的。而竹坡另一首〈酌江月〉該等處則作「白玉樓高，水精簾捲，十里堆瓊屋」、「弄影人歸，錦袍何在，更誰知鴻鵠」，⁴⁴都是四、四、五句法。至於四、五、四句法，徒足以表示作者缺乏才力，恐怕是「壯夫不為」的。

萬樹《詞律·發凡》云：

分句之誤，更僕難宣。既未審本文之理路語氣，又不校本調之前後短長，又不取他家對證，隨讀隨分，任意斷句。⁴⁵

《詞譜》、《詞律》俱不能免於此。但無可否認，分句並非易事，忙中有錯，恐怕在所不免。

如果要用語體文繙譯「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大致可以是這樣：

我以精神遊於〔已過去的〕舊國中，這樣多情多感〔《晉書·王衍傳》：「聖人忘情。」〕，真要讓人取笑。〔因為我多情〕我早已長出白髮來了。

⁴⁰ 《全宋詞》，頁2035。唐圭璋標點於「此」字後斷句，誤。

⁴¹ 同上注，頁2035-36。

⁴² 同上注，頁890。唐圭璋標點於「得」字後斷句，誤。

⁴³ 同上注。

⁴⁴ 同上注，頁889-90。

⁴⁵ 《詞律·發凡》，頁21。

《列子·黃帝》云：「〔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離也〕齊〔中也〕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⁴⁶ 這段是廣為人知的文字，「神遊」指的就是以神去遊而不是以形去遊。東坡的「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是比較寬的對偶句，「神遊」的「遊」是動詞（謂語），「應笑」的「笑」也是動詞（謂語）。「應」是副詞（狀語），「神」本是名詞，但這裏解為「以精神（去作出某些行動）」，是用來狀「遊」這謂語的。「神遊」是「以精神遊」，描寫得非常直接，並無隱義。「多情」是作者自謂，含義也並不深奧迂迴。但近人對「故國」這幾句卻竟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主要是不以「故國」為「舊國」，誤「神」為「神靈」，以及以「多情」指蘇軾提及的古人而不是指蘇軾自己。以下舉一些例子。

唐圭璋等《唐宋詞選注》釋「故國神遊」云：「這句說周瑜神遊於三國時的戰場。」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云：「又設想周瑜、諸葛亮之英靈如於此時來遊故國，必笑我頭白無成。」郭沫若《讀詩札記四則》云：「『多情』即指小喬。……小喬笑他有了白頭髮。」⁴⁷ 這些話恐怕都因為誤解了「神遊」、「多情」以及「笑」者為誰，當然是不可接受的。坊間注本與小品文章，隨想隨寫，固不能以學術研究視之。而注本兼顧的作品眾多，誤解原文往往有之，也是可以理解的。換了是學術文章，問題就大了。

《文學遺產》1999年第6期刊載了徐乃為〈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五辨〉一文，⁴⁸ 以「周瑜的神靈重遊『故地』赤壁」為「確解」，並以唐代梁肅〈周公瑾墓下詩序〉之「予嘗覽前志，壯公瑾之業；歷於遺墟，想公瑾之神。息駕而弔，徘徊不能去」為東坡所據的典故，又把「息駕而弔，徘徊不能去」曲解為「周瑜的神靈正在天上的雲間息駕而弔」。徐氏又釋「多情」為「多情人」，因謂「故國神遊」諸句「應理解為『在曾經建功立業的故地赤壁上空，周瑜的神靈正『息駕憑弔』，這個多情人應當發出哂笑，笑我早早的長出了白髮。』」如此立論，真的令人驚訝。徐文較為可取的，便只有力證「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的「我」字屬下不屬上。

徐氏的強解自然受到其他學者非議。《文學遺產》2000年第5期刊登了四篇駁斥徐氏的文章，依次為：黃崇浩〈走出「故國神遊」的迷宮〉、王振泰〈「故國神遊」尚不宜下「確解」〉、蔡祥鯤〈關於「我」和「故國」〉、吳雪濤〈就東坡赤壁詞補充一點意

⁴⁶ 見《四部叢刊初編縮本》之《沖虛至德真經》，卷二，頁5。

⁴⁷ 見胡憶肖：〈《念奴嬌·赤壁懷古》幾個問題的再質疑〉，《國際關係學院學報》，1988年4月，頁55-57；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1989年5月，頁150-52。此文作者以「多情應笑我」作解，謂即是「應笑我多情」，又謂「是周瑜等笑他多情」（頁151）。又唐圭璋等語見《唐宋詞選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頁202；劉永濟語見《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48。

⁴⁸ 《文學遺產》1999年第6期，頁96-98。

見》。⁴⁹黃文指出徐氏釋「故國」為「舊地」(徐氏原文是「故地」)之非,又指出徐氏誤解梁肅文,誤「想像公瑾當日的丰神」為「想公瑾之神」,又指出「息駕」的主語是梁肅,不是周瑜。這全都正確。但黃氏卻認為「故國」應指「故鄉」,而「故國神遊」當解釋為「故國神交」,也即是「故鄉的神交」,而「多情」的就是這些人。這無疑是將對偶句的詞性破壞了。黃氏所舉的所謂「神交」有陳造、巢谷、楊世昌等人,全都是與蘇軾交往頻密的。這就成為另一個曲解了。而這個曲解,跟懷古詞的內容更是圓鑿方枘,「人生如夢」因此便無所承接。

王振泰一文亦力證徐氏誤解梁肅文,並正確指出「『想公瑾之神』之『神』字,猶言『精神』、『形象』、『風姿』、『神采』,似非指『神靈』。而『神遊』乃『神往』、『夢遊』、『念遊』、『神思』之義,而非指古人之『神靈遨遊』」。王氏引蘇軾〈水龍吟〉之「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和劉辰翁〈蘭陵王〉之「嘆神遊故國,花記前度」,認為皆與「神靈遨遊」無涉。這些都是非常正確的。

不過,王氏卻主張用林庚、馮沅君編的《中國歷代詩歌選》中的注釋:「『故國』三句,自嘆身世飄泊,功未立而人將老。『故國』,故鄉;『神遊』,身不到,神魂往遊。蘇軾因政治失意,故有歸故鄉的念頭。……『多情』,關心他的人。」王氏認為東坡在詩詞中動輒思鄉,在赤壁詞中亦不例外;而且在這裏蘇軾不但思鄉,更思亡妻,而「多情」亦指亡妻。又因似見亡妻而興「人生如夢」之嘆。而「還酹江月」亦未必沒有酹多情亡妻的成分。筆者認為「故國神遊」正是總結了詞中說過的話,也顯示了懷古過程中的心智活動。強解作思故鄉便扣不緊主題。如果不述及神遊舊國、緬想古人之事,「人生如夢」的感嘆便無力了。

蔡祥鯤則於短文中駁斥了徐氏以「故國」為「故地」和以「多情」屬周瑜的觀點。蔡氏認同俞平伯《唐宋詞選釋》的說法:「『故國』本意為舊都,這裏不過說舊地,古代戰爭的所在。」蔡氏又說:「蘇軾可不可以到『周瑜的舊地——赤壁古戰場』神遊一番呢,東坡先生的詞題『赤壁懷古』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回答。」明白到神遊故國者是蘇軾,蔡氏自然以「多情」屬蘇軾。

蔡文的論點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以「故國」為「古戰場」尚可商榷。蘇軾沒錯是在赤壁懷古,但他神遊的絕不只是赤壁古戰場,他想的還有「小喬初嫁」等陪襯的故事。所以我贊成把「故國」解成「不復存在的舊國」。而這「故國神遊」的行為正指出蘇軾是因見遺跡而耽思歷史,所以他緬想的其實是後漢、三國的時代。所以我們更要避免用實地形容「故國」。

吳雪濤一文也直斥徐文曲解梁肅文之非,但卻沒有提供他自己對「故國神遊」的解法。吳文反而費篇幅駁斥徐文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上四下五的觀點。他

⁴⁹ 黃崇浩文見《文學遺產》2000年第5期,頁119-20;王振泰文見頁120-22;蔡祥鯤文見頁122-23;吳雪濤文見頁123-24。

說：「若斷作『上四下五』，下句變為『我早生華髮』，那就成了純粹的散文句式，毫無韻味，不再成其為詞句了，讀起來很別扭。」我認為「讀起來很別扭」並不是破壞此詞對偶句的好理由，更何況「我早生華髮」讀起來一點也不別扭！如果大家都靠「先入為主」的感覺說詞，那就很難互相理喻了。蘇軾的「我欲乘風歸去」（〈水調歌頭〉）、「我亦是行人」（〈臨江仙〉）都是「散文句式」，又何患之有？難道要顛倒眉目才有韻味？

2001年，趙達夫在《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撰〈也談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幾個問題〉一文，⁵⁰商榷上述《文學遺產》五文的論點，立論相當正確。趙文除了還「多情」給蘇軾外，對「故國神遊」的理解尤其具識見。他說：「我以為『神遊』不是就空間言，而是就時間言。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云：『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神思作為一種心理現象，包括兩種情況。蘇詞這裏是『思接千載』，而不是『視通萬里』。」他因此認為「故國神遊」只能理解為：「我的神思回到了七百多年前的三國時代。」

趙氏有關「故國神遊」的闡釋我是絕對同意的，實在「故國神遊」也不可能作別解。我唯一要指出的是，「故國神遊，多情應笑」對偶，論詞性，「遊」是動詞，「神」在這裏具備了「狀」這動詞的作用，所以最好避免用「我的神思」而使它成為主語。趙文亦說：「蘇東坡詞中的『神遊』是動詞，而不是名詞。」跟著又說：「我認為『神遊』是指詩人跨越了時間的障礙回到三國時代。」此「指」可以解釋「神遊」的詞性。若要語譯，就只好寫成「以神來遊」了。

本文重點討論的是「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的斷句問題。不過，「故國神遊」作為「多情應笑」的上聯，而「神遊」一詞又竟然引起了後人這麼多誤解，所以不能不兼論。理解了「神遊」的意義，更可確定「多情應笑」這斷句。希望讀者不會覺得我離題。

⁵⁰ 該文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蘭州）第38卷第5期（2001年9月），頁10-1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蘇軾詞「不應有恨何事」、「小喬初嫁」及「多情應笑」試析

蘇軾詞「不應有恨何事」、「小喬初嫁」及「多情應笑」試析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遙想公瑾當年小，小喬初嫁了，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壘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酒，人間如夢一尊酒，人間如夢一尊酒。

蘇子瞻

此詞為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之詞，描寫赤壁之戰，讚揚周瑜之英勇，並抒發作者對人生之感慨。

詞中「故壘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一句，表現了作者對歷史人物之追慕與對自身老邁之感嘆。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則生動地刻畫了周瑜之儒雅與神勇。

全詞意境宏大，情感深沉，是蘇軾詞中不可多得之佳作。

圖二：明荊聚本《草堂詩餘》（《四部叢刊初編縮本》）所載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On the Set of Characters “Bu ying you hen he shi”, “Xiao Qiao chu jia” and “Duo qing ying xiao” in Su Shi’s *Ci* Poems

(A Summary)

Richard M. W. Ho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problems of punctuation in the two most celebrated *ci* poems written by Su Shi (1036–1101), namely the *ci* poem on mid-autumn, the “Shui diao ge tou,” and that on the Red Cliff, the “Nian nu jiao.” The former contains one such problem and the latter contains two. These three problems are addressed mainly through semantic analysis.

The first of these “metrical” problems involves eleven characters: “bu ying you hen he shi chang xiang bie shi yuan.” A Ming dynasty edition of the *Caotang shiyu*, the earliest extant punctuated edition of any *ci* anthology, separates the first six characters from the remaining five. Qing scholars tended to separate the first four characters from the remaining seven, thus giving the differently punctuated set of character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which unfortunately no longer fits into the logic of the poem.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tricacies of the two meanings and advocate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punctuation of the eleven characters concerned.

The second problem involves the following nine characters: “Xiao Qiao chu jia liao xiong zi ying fa.” Traditionally, the break is after the fifth character. But an early Qing scholar, Zhu Yizun, stated in his *Cizong*, a collection of exemplary *ci* poems, that the break should be after the fourth. Zhu was revil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for such a statement. However, after a detailed semantic analysi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traditional punctuation is faulty, and that Zhu’s punctuation is in fac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e third problem involves the following nine characters: “duo qing ying xiao wo zao sheng hua fa.” The extant Ming dynasty punctuation separates the first four characters from the remaining five. However, the *Cipu*, a repertoire of *ci* poem titles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eparates the first five characters from the remaining four. Numerous scholars in later times unwittingly followed the latter punctuation,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 first four characters concerned in fact form an antithetical couplet with the four characters preceding them. This popularized punctuation has destroyed Su Shi’s antithetical couplet and twisted the *ci* poem’s original meaning as embodied in its inherent 4 + 4 + 5 metrical form. It has thus rendered the *ci* poem the only known piece bearing the title “Nian nu jiao” in the whole of the Song dynasty that deviated from the 4 + 4 + 5 pattern in that particular part. With the support of clear evidence, this paper argues strongly for the rectification of this obvious mistake in punctuation.